

# 马克斯自述



成功因素——我的邮商生涯

【澳大利亚】马克斯·斯托恩 著 高山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POSTS & TELECOM PRESS

# 马克斯自述：成功因素 ——我的邮商生涯

【澳大利亚】马克斯·斯托恩 著  
高山 译



YZLI0890126261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马克斯自述：成功因素：我的邮商生涯 / (澳) 斯托恩著；高山译. —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 11  
ISBN 978-7-115-26682-8

I. ①马… II. ①斯… ②高… III. ①邮票—企业经营—经验—澳大利亚 IV. ①F636. 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9430号

## 版权声明

Copyright©2011 by Max · Ster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jointly published by Post & Telecom Press.

Authorized translation of the English edition, Max · Stern, the owner of all rights to publish and sell the same.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英文原版由梅克尔犹太人社区交流图书馆出版，版权所有人为马克斯·斯托恩。

简体中文版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英文原版的翻译得到马克斯·斯托恩的授权。此简体中文版的出版和销售权得到所有者——马克斯·斯托恩先生的许可。版权所有，未得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和全部不得以任何形式重制。

## 马克斯自述：成功因素——我的邮商生涯

---

- ◆ 著 [澳] 马克斯·斯托恩  
译 高山  
责任编辑 丛志军  
执行编辑 初微微
- ◆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崇文区夕照寺街14号  
邮编 100061 电子邮件 315@ptpress.com.cn  
网址 <http://www.ptpress.com.cn>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3  
字数：127千字 2011年11月第1版  
印数：1-3 000册 201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1-6550号

ISBN 978-7-115-26682-8

---

定价：46.00元

读者服务热线：(010)67132837 印装质量热线：(010)67129223

反盗版热线：(010)67171154

## 献词

愿将此书献给我的所有家庭成员，他们一直伴随着我的邮票经营，我事业的成功有着他们的贡献；献给我故去的妻子——夏娃，她每天都陪伴着我一起工作；献给我的两个女儿——朱迪和露丝，她们经常给予我帮助；献给我的外孙女——比琳达，她现在已成为我邮票店的一员；献给我的女婿——萨姆·西格尔，他与我大女儿结婚后就一直在我的公司工作，是我的左膀右臂，现在已经成为公司的经理。如果没有萨姆，我的事业将无法前行。

## 感谢

我愿对梅克尔犹太社区图书馆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本书责任编辑阿黛尔·赫尔斯表示感谢，是他们的努力才使得我的第二本书的发行成为可能。我要对露斯·兰德的校对，艾兹·马默的封面设计与排版以及朱利·坦纳的印刷指导表示感谢。我还要感谢梅克尔图书馆的馆长里纳·费莱兹格以及她的助手汉纳·雅哈姆。

澳大利亚邮政及维多利亚皇家集邮协会的理查德·布瑞肯为书中许多章节提供了我们需要的写作素材，还核实了书中一些事件及日期。我的家人和朋友都知道，我总是记不准日期，当然，邮票的发行日期除外。

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事、雇员及朋友，在本书采编的过程中接受过我的采访。

# 序

2004年11月，斯洛伐克籍犹太裔澳大利亚著名邮商马克斯·斯托恩先生撰写的自传《我的邮票生涯》在中国出版。作为译者，那本书的封面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一位慈祥的老人面带微笑，右侧是他青年时代在德国纳粹排犹时期身陷囹圄的一张全身照片，倔强地伫立在凛冽的寒风之中，坚毅地凝望着远方。

我同作者相识已久，他多次来中国参加商务活动，在中国举办的大型国际邮展上也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因此，许多中国集邮者对他都有所了解，知道他是世界集邮界中的传奇人物，他在中国集邮界享有盛名。

一次见面，我对他说：“您老在中国集邮界名声很大，按中国人的习惯，他们称呼您为‘马老’或‘老马’”。他问我，“马老”与“老马”有什么本质区别？我回答说，听起来区别不大，本质上区别大了。汉语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语言，在中国，对上了岁数的平头百姓，习惯在其姓氏的前面加个“老”字；而对一些有声望、有成就的老人，习惯在其姓氏的后面加个“老”字。别小看这一前一后两个“老”字，本质却非同寻常。姓氏前面带个“老”字的平头百姓，在中国随处可见；而在姓氏后面加“老”字的老人在中国却凤毛麟角。他思忖片刻，对我说，“那我更喜欢‘老马’这一称谓，因为，我就是平头百姓。”他就是这样一位平易近人的老人。

2010年11月，马克斯又要来中国访问。临行前，老人通过电子邮件约我在北京见一面。初冬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他如约而至，老人精神抖擞地和我聊了两个半天，交谈中，他一直侃侃而谈，而我是一位称职的倾听者。

我从交谈中得知，老人又写了一本介绍他一生邮票经营的书——《马克思自述：成功因素——我的邮商生涯》。这本书要在2011年3月2日他90岁生日前后出版，他盛情邀请我为他即将出版的新书写几句话，作为中国朋友的赠言印在书里，我爽快地答应了。此后，话题就围绕着他的新书展开。

马克思在谈到他写书的初衷时说，人老了，站在人生的岁尾，回想起自己一生的邮票经营，很多经历沉积于心。原以为，它们只不过是长埋在自己心中的宝贝而已，后来发现把它们写出来、形诸于文字与别人分享就会成为大家的宝贝。

他在谈到他在邮票经营领域成功的秘诀时说，只是有准备的人，才能在机遇到来之时不留下失之交臂的遗憾。他是那样地理解邮商群体以及他们从事的事业：找到潜在的集邮者，把他们带入集邮领域，让他们体验集邮的乐趣，让他们的生活多姿多彩，让他们领略收藏的价值，让他们从集邮中得到知识和财富。

他在谈到这本书的写作体会时说，自传体不必太在意文学性，只要表达真实的感情就好，这种像蜜蜂酿蜜一样的自由随性反而更容易接近生活的本质。因此他也不把这本自传当做艺术作品看待，权当自己隔着时空没完没了的对话吧！

老人自我调侃说，自己不是作家，写作只是一种自我需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充实的人。因为写作的缓慢与工程的浩大，老人起初有些许的不适应，慢慢他开始享受这个过程。

在他回国后不久，我就收到他寄来的样书，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马上就有了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以飨中国读者的冲动。

因为，我清楚，中国集邮者可以通过书浏览老人的内心世界，爬梳一位世界顶级邮商的不凡经历、思维观念、经营手法、服务方式。

感谢马克思，他的经历、他的故事、他的书，给了我们很多新鲜的感悟。

以上，权以为序。

高山

2011年4月18日

# 目录

01	我的职业从这里起步	1
02	战争年代	6
03	战后在欧洲的邮票交易	19
04	第一次踏上纽约	22
05	布拉迪斯拉发的新生活	25
06	离开捷克斯洛伐克	27
07	新澳大利亚人	31
08	走自己的路	37
09	在澳大利亚邮票生意上的幸运突破	40
10	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	43
11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家庭与事业	47
12	1963年至1965年间的阿姆波尔促销活动及其幕后花絮	49
13	澳大利亚全国邮展“加字”风波	55
14	与中国有关的集邮闲趣	70
15	家族生意	77
16	全国邮票周	84
17	钱币生意	89
18	邮票火爆的年代	94
19	顾客、邮票和市场的变化	96

20	藏品与收藏	103
21	邮票目录	109
22	代理商	112
23	犯罪与品行不端	116
24	大卫·“乔治”·吉	121
25	菲利浦港拱廊的20年	126
26	84年澳大利亚国际邮展——澳大利亚集邮进入新时期	128
27	澳大利亚与美、英、前苏联联合发行邮票	139
28	捷克斯洛伐克交易	154
29	更大的空间，更多的窗口	156
30	海外旅行	158
31	新的方向	167
32	不断转换的环境	172
33	档案收藏	176
34	七嘴八舌话老马	178
35	返回德国克里维茨	189
	译者后记	193

# 01

## 我的职业从这里起步

1934年，我13岁。那时的我，明眸皓齿，少年意气。按以色列人的习俗，第二年我就是成年人了。当犹太儿童到13岁时，都要参加成年礼，那是一个特殊的生日庆祝礼，是在神明的指引下家人和亲属共同翻开青少年人成长中进入成年的最重要一页。在成年礼仪式上，受礼少年要接受众人的礼物和祝福。

为此，父亲为我买了一个成年人的礼物，一本带有插图的舒伯克定位邮册。小时候，父母给块糖就能高兴半天，何况一本邮票册了。面对五彩斑斓的邮票，能否找到相对应的位置，并将收藏到的邮票正确地摆放在邮册中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时我的集邮知识很少，完全不懂得邮票的价值，只知道要尽可能多地收集各个国家的邮票。为此，在我的两本集邮册中插满了各国邮票。收藏邮票使我对家乡以外的世界更感兴趣，沉浸于对外国风光、名胜的畅想之中。

我最大的一次收获是得到了一枚南非发行的三角邮票，那是世界上第一套异形邮票。我似乎一下子成了拥有至宝的财主，每天拿出来仔细欣赏，然后将它摆在我枕边，与我共同入眠。父亲鼓励我收藏邮票，父子二人经常在一起将收集到的邮票插在邮册里。

鲁达斯是父亲介绍我认识的第一位邮商，他每周日的下午都准时来到我家。容貌娟秀美好、性格温和的母亲为客人端上一杯茶，然后退出卧室继续干她的家务。

父亲和我与他坐在一起，挑选他带给我们的邮票。我们告诉他想购买哪些邮票，还要把整套中缺少的邮票补齐。就那样，我和父亲在集邮的海洋里探微测

幽，完全不知世上还有灾难在等着我们。

与鲁达斯的交往持续的时间不长，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他立即成了一个狂热的法西斯分子、一个纳粹德国种族歧视的拥护者。1938年12月，他在一份集邮报刊——《多瑙河邮报》上，用德文打出一则广告，宣布成立“雅利安人的邮票屋”。

雅利安人一词源于梵文，意为“高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恶首希特勒在宣扬种族优劣、生存空间等理论时，认为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除日耳曼人保持着纯正的雅利安人血统外，欧洲其他种族的人，要么血统不纯，要么种族退化，已经成为劣等人种。为了雅利安人保持高贵血统不退化，就要消灭欧洲境内的非雅利安人，特别是犹太人。

1933年，希特勒掌握了政权，先是犹太人的家园平添了许多灰色，后是生活变得越来越艰辛。接下来便是世界灾难连连，战事不断，犹太人悲惨的命运拉开了序幕。纳粹淫威下的欧洲冷漠地对待犹太人，冷漠的叫人冷漠，寒心的叫人寒心。

西方有句名言叫“从小看大”，命运十分顺从地应验了那句谚语。当时已经上学的我只有14岁，就能用自己在邮票交易中赚到的钱支付学费了。1936年，我到维也纳学习机械工程专业，维也纳的教育程度更为发达，与布拉迪斯拉发的距离乘车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回到布拉迪斯拉发的家里。

我的家乡冬季很长。小的时候，特别喜欢春天。那时的春天似乎总是有着许多的惊喜给我，因为花儿总是次第着开，鸟儿总是次第着来，衣服总是次第着减，暮色总是次第着晚，连心思也是次第着活跃起来。

在学校的经历大都记不起来了，唯一记得的是当年一笔一划写信时的心情。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很迷恋写信的，那个时候总是有很多的心情，也有很多话要说。有很多信是写给好朋友的，不厌烦地写着学习与生活中琐碎的点滴，很多时候也幻想未来的样子。当然也有写给自己的吧，面对时局总是怀有一点点哀伤的心情，写一些哀伤的句子，然后激励自己要好好生活，好好学习，像个大人一样感叹命运。

那个时候写的信不需要寄出去，当面交给朋友就行了。对此，我总是乐此不疲。也有寄出去的信，同班的一些好朋友为了躲避种族迫害而离开学校，信会真

的在邮局盖上邮戳寄给对方。一时间，突然失去了身边的好友，真的很想他们，写着写着，读着读着就泪流满面了。

孩提时代，写信是我最美好的时光，承载着我最纯最真的感情。那些厚厚的信被我放在一个盒子里，藏在家里的柜子中。放假回家的时候就会翻出来看看，有的时候看到当时一些美好的经历，竟然咧嘴笑得特别开心。

一次暑假回家，柜子里的盒子不见了，家里那个时候重新粉刷，我想当然地认为被父母丢掉了。为此，我伤心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母亲陪着我到仓库里翻了半天，终于找到了。我对妈妈说，“要是找不到，我会终身遗憾的。”

一次，我在街上与一位好朋友不期而遇，就对他说：“我前几天还看你写给我的信呢！”朋友嘿嘿笑着说：“你还留着呢啊？你写给我的那些信，搬家的时候都找不到了。”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总会有些美好的记忆，我想，在这些入当中，就有我一个。有些记忆，于你廉价，而于我珍贵。我总想，很多年以后我再看到当时的那些信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和心情呢？

周日的上午，我总是到布拉迪斯拉发的邮市上出售我从维也纳买来的邮票。当时，我主要卖新票，邮票交易的利润足以支付我的日常开支。周日上午和周二晚上在一个大的咖啡馆里有个邮市，很多人会光顾那里，他们在这个摊位上聊聊，到那个摊位上逛逛，那时的邮票交换和交易十分活跃。

1938年3月12日，纳粹德国入侵奥地利，排犹活动进一步升级，在维也纳继续完成学业已经不可能了，我只能回到家乡。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原捷克境内住有320万日耳曼人，大多数聚居于捷克西部与德国毗连的苏台德区。1938年，纳粹德国以此为借口，要求割让。那年10月，纳粹德国占领了苏台德区，翌年3月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成立。同月，希特勒宣布斯洛伐克为独立的国家，并建立了法西斯政府。

父亲的公司就在苏台德区，那里的公司也不允许有犹太人雇员，突然间他失去了一切，包括他的收入来源。那年我已经18岁了，作为家中7个孩子中的老大，维持全家生计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在我的肩上了，我想到了依靠出售邮票来养活全家。

我十分清楚，那全都是生活所迫，我别无选择。我以前从来没想到，邮票能维持生计。因为有了那个选择，使全家生活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出现了一线转机，

谁能相信不起眼的邮票买卖，能承担起一大家子人的希望。

尽管全家的收入来源主要靠我，但并没有影响我和父亲的关系，我非常尊重我的父母。我不禁感慨：青春尚来不及知晓如何享受，业已近尾声。我的青年时代没能享受到轻松的时光，却被生活打上了“劳动力”的烙印。

父母总会对我的表现给予赞赏的目光。全世界的父母都是那样，只要子女能做一点点事就会满足。犹太人对于亲情自古含蓄，我从小就不善于表白自己，更不会当父母的面表达，只有通过努力做好自己的邮票生意代替自己要表达的话。

那是一个经营邮票的黄金时期，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和斯洛伐克政权成立后，捷克邮票被加盖上“斯洛伐克国1939”字样。斯洛伐克是一战后欧洲的第一个共和国，那种绿色加盖邮票的图案设计并不美观，可是却能引起欧洲集邮圈的兴趣。那是因为邮票的发行数量稀少，大家都认为以后增值的空间很大。



“斯洛伐克国1939”加字邮票四方连

布拉迪斯拉发的一个著名的邮票店的老板阿丹姆维奇先生由于同邮政局有特殊的进货关系，给我提供了大量的加盖邮票，我的订单也因货源充足而纷至沓来。那时，大部分人只能买到10枚加盖邮票，我却可以成百上千地买。凭着那些邮票，我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邮商。

来自欧洲各地的邮商云集到我家乡的邮市，在那里买进卖出。不久高面值的邮票售缺，可我还能得到它们。又过了四五天，加盖邮票完全售缺了，价格很快攀升。很快另外一种加盖的灰色的邮票面世了，我又能得到充足的货源。时至今日加盖邮票的价格一直不菲，一套第一组的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加盖邮票价值大约500美元。

我销售加盖邮票赚到很多钱，那时，人们购买邮票都是为了赚钱，从不计较从哪儿买或者卖给谁。

由于生意关系，我结识了一位克罗地亚的独立运动组织“乌斯塔沙”的军官，它是克罗地亚极端残酷的一个右翼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宣布克罗地亚

独立并加入了以德国为首的轴心国。

当时，那位军官到我的家乡有特殊使命，什么使命我不得而知，但借机销售克罗地亚邮票倒是真的，恰巧那种邮票在集邮者中十分受欢迎。他每次到我们这里来，都要见我，我从他那里购买一些邮票。他用我支付给他的钱购买食物，那些食物在战时我的家乡是敞开供应的，而在欧洲其他地区是严格限量供给的。

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整个欧洲卷入战争。混乱与恐惧笼罩欧洲大地，纳粹德国的排犹、反犹活动还在不断升级，我的家人也面临着生离死别。

在兄妹中排行老四、老五的两个弟弟——库尔特和哈里面临着危险，德国纳粹要抓那个年龄段的青少年到“劳动集中营”，那是一个魔窟，很多人后来从那里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父母只能通过当时国际社会组织的“运送儿童”计划送他们到英格兰。我们全家到车站为他们送行，汽车喇叭一响，车上车下哭声一片。就这样，成千上万名没有父母陪伴的犹太儿童为了躲避纳粹德国的迫害在战争爆发前被送往英国，日后和抚育他们的英国家庭生活在一起。我记得，那年春天出奇的干燥和寒冷，阳光没有丝毫的暖意，暗浊得令人心悸。

1939年8月初，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4周，父亲写了一封信给我的两个弟弟，那是父亲在他们俩去英国伦敦不久后寄给他们的信，他们一直保留到今天。

2009年，我到伦敦看望弟弟，他们让我看了那封信。那封家书除了对我们家庭十分有纪念意义外，也是一件十分罕见的实寄封。因为，那时很少有从被纳粹德国占领的斯洛伐克寄往英国的信件。

父亲娴熟的字迹把对儿子的情感和思念展露无遗。力透纸背的深情、泪湿稿笺的叮咛，从泛黄的信纸上体现出来。相信在当时弟弟们收到信后，一定是握在手心，捧在胸前，压在枕头下一遍遍品读、回味。一封家书是一份爱，浓缩了父与子相同的人生滋味。此情此景，历历在目。那封家书从东欧到西欧，是要经过纳粹德国占领区的。那期间，得有多少父子的冀盼在其中，这里无需赘言。

## 02

# 战争年代

通过周日的邮票市场，我和欧洲的许多邮商建立了业务联系，其中有5位著名邮商，他们是瑞典的罗尔夫·格麦森、丹麦的罗伯特·比彻格德、芬兰的劳瑞·佩尔顿、摩洛哥北部古城丹吉尔著名的邮商乔治·温色曼和列支敦士登瓦杜兹的阿方索·克劳门。

那时，我只能同中立国家的邮商开展邮票贸易，来往的信件都要经过军事检查站，由于很多人都知道邮票能赚钱，军事检查站的许多军官也喜欢集邮。我和他们通过邮票贸易慢慢熟悉起来，因此，通过丹吉尔进口英国新票没有遇到过任何问题。当然，贸易上的来往信件都是用德语书写的，当时欧洲的很多地区都讲德语。

当时，我同邮商们的关系很密切，即使一些年纪看上去是我倍数的邮商也亲如兄弟。说来感人，有一些朋友，甚至没有见过面，但却会在你落难时帮忙，阿方索就是那样的朋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我从来没有见过阿方索，我们之间的联系都是通过电话。他应征到德国军队任厨师，驻扎在奥地利。他的家住在邻国列支敦士登，周末总要回家团聚。

我家里没有电话，联系时只能跑到中央邮局去打电话。先递上联系人的电话号码，然后等待着接线员帮你连线。联系的时间很长、很慢，很多人在邮局里一边等着一边睡觉，等待着接线员帮你连线到另外一个城市。当接线员帮助你连线好了，你就要跑到电话亭里，拿起听筒放在耳边，线路清晰了就可以通话了。如果线路不好，你不得不挂上，重新等待。

我和父亲一般选择周日晚上去给阿方索打长途电话，这个时段打电话的人少，邮局里比较清闲。我们让他给在伦敦的弟弟传递信息、报平安。由于阿方索居住在中立国，他与我弟弟联系更为方便。双方之间的谈话都讲德语，在邮局的其他斯洛伐克人就听不懂我们在谈论什么。

阿方索和我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战争结束后，我还经常去列支敦士登拜访他。列支敦士登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它同圣马力诺、梵蒂冈、安道尔一样，有着“邮票王国”的美称。我喜欢那个地方，犹如人间仙境的小国里藏着有关魔法、国王、骑士的古老的民间传说。今天，尽管阿方索早已去世，我仍然同他的妻子和女儿有联系。

欧文·波斯特是一位居住在意大利米兰的德国籍邮商。他1943年应征入伍，与德军一起驻扎在摩拉维亚的布尔诺。布尔诺是捷克的第二大城市，自1641年起成为摩拉维亚的中心城市。他曾经给我写信让我寄几包食品，于是我就给他寄过许多次。他特别喜欢我寄的熏肉等食品（当时这些食品在我的家乡敞开供应）。战争结束后，我在意大利见到他，我们成为好朋友，在一起还做过多笔生意。

随着战事不断扩大，邮票被视为货币在各国流通。战争使人产生一种印象，投资邮票抵制通货膨胀。税收部门发现了其中的奥妙，就对邮商格外关注，提出收藏的品种只限于所居住的国家。为此，邮市也只能一分为二，一个是销售本国发行的邮票，另一个是销售国外发行的邮票，所以，得到外国邮票比较困难。

在此期间，我的一位同校的朋友，费堤兹·布鲁克，让我做他的中间商，联络其他城市我不认识的人进行邮票交易。我们以1000克朗的价格出售了一枚斯洛文尼亚加盖的四方连，那已超过一笔生意500克朗的法定限额，是不合法的。当然，我们从来不把那些规定奉若神明，但还是要格外小心，别让人抓住把柄。

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后来，费堤兹的朋友被抓了，我也被牵扯进去了。我们都被抓到布拉迪斯拉发的一所监狱里，那是一座在当时比较现代化的大型建筑。在我的牢房里，有一位已经囚禁3年的保加利亚大学生，文文静静的他罪名是共产党政治嫌疑犯。他教我如何用一块石头和棉绳磨擦点燃香烟，他点燃香烟后，总是深深地吸上一口，立刻觉得神清气爽。我也学会了吸烟，用报纸卷制成，在无法安眠的夜晚，就吸上几口，安慰长夜的寂寞。

一天深夜，我们被带到楼下接受税务官员的传讯。他们都穿着皮大衣，看起来更像盖世太保。那时的邮商显然是不受他们喜欢的人群，因为，我们甚至没往当时的国库交过一个子儿的税。

他们的来意很简单，就是调查我的钱是哪里来的？老实说当时我还有点紧张，但回答得十分干脆：“不知道，我能告诉你的只是我的朋友从我这里购买了邮票。”

他们诈我说，知道我有一位非犹太人的女朋友，那在当时是违背种族法律的。我会因此被驱赶到集中营。我说：“我对此毫不知情，我还没有女朋友。”这种审讯我经历过好多次，每一次审讯我说的都一样。

清晨，囚犯们都要出来放风一个小时。分组围着院子转圈，那里一共有40名犯人和几名卫兵。每次遇到另外一组的那位朋友，就对他喊：“我们什么时候回家？”“3天之内！”他回答。3天过后，我又问同样的问题，他又回答：“4天之内！”3周后，当地的税务官员来到监狱，告诉我们，可以回家了。以后再也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我又继续我的邮票生意。

到了1942年，犹太人被禁止做贸易，但是也有变通的办法。就是要以一个雅利安人的名义接管生意。我结识了一位叫玛丽·安金的奥地利金发太太，她近50岁的年龄，高高的个子、风姿绰约、心地善良。丰腴的她曾同一位斯洛伐克人结婚，婚姻破裂了之后，她在市内的鲁兹瓦7号开了个书店。

玛丽同意我“受雇”于她的书店，在她的书店里经营邮票。那时，能开一间小书店是一种奢望，无论是在市中心的角落还是偏远的居民区，一间摆满书籍的小书店，一位戴深度近视眼镜、学究味十足的男老板，或一位风韵犹存、热情开朗的女店主，加一条躺在书架下的狗或蜷卧在书堆上的一只猫，走进去会顿生平和喜乐之心，翻翻书聊聊天，喝杯咖啡，即使没有生意，也能为日后留下些许念想。

早晨，书店的木门在古典的吱呀声里打开，阳光便急匆匆地涌进去，温暖那些躺在书里的伟大灵魂。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同是书山书海，现代的大书店为什么总让人感到压抑，闻不到那时小书店的些许书香？

玛丽在书店的墙角处给我安置了一块地方，摆上一个桌子，身后放上一个文件柜和书架。我就以“集邮库克”的店名经营我的邮票生意。